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唐昌世興公

卽墨黃　坦參閱

塗中丞軍務集錄

疏　塗澤民

請設大城參將疏　增設參將

此書爲撫閩暨一本而集者皆一本患於閩廣台兵討之兩廣總督爲劉公燾閩撫則塗公也

議得海防之策、惟在設備周密、將領得人、南澳地屬廣東、原設水寨、移入柘林、又以兵變廢墜、遂致海寇

縱橫,生民荼毒,臣等卷查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二

之總鎮為前大將,為部成,而綱之大帥,為李紛擄

十五日,准江廣紀功監察御史段顧言題為條陳三

曾一本者廣之悍將平部也

省善後事宜等事,隨該兵部覆議,內開南澳實廣東衝要之地,原設把總駐劄,不知何年潛移柘林,棄險於賊,委為失策,合行移咨兩廣總鎮官將大金門把總仍舊移駐南澳,督率官軍修補戰船,專備海寇等因題奉欽依在卷,事在隔省,未知曾否遵行,然明命見存,昭然可考,近該鎮守福建總兵官戚繼光奉勅兼管惠潮,亦為直言地方利害條陳戡定事宜等事

議欲南澳東西二路廣東福建各設兵船一枝選委把總一員統領仍設水路叅將一員駐劄大城所統督防禦誠爲防海要策本官已經條疏具題見該兵部議覆上請臣等恭候 明旨欽遵施行

書

與按院王又池議將書　南路防勦

秋汛事勢大約預卜不過如此但近得南路所報廣中消息曾賊已乘間焚劫廣中閘坡復擄舟潮之河渡門切近林賊巢穴雖聲言要攻林賊然賊計頗狡

其僞與林寬不與

兩虎自鬬彼必不落此套縱使是眞則必無倶生之勢當有伺隙而流突者又况假道之謀尤不可不過爲之防也大抵兩賊若合則船衆黨多此方亦不得不集船聚兵以伐謀非擬立蔣伯清爲副將照叅遊體統總統五寨兵船專爲南路防勦之計又慮烽火爲閩中上游小埕爲省城門戶議留烽火一寨兵船益以商漁船隻爲守而南路則行海道照依會題事例亦集商漁船隻以助官船之勢其剛發兵發器發火藥并支糧各項一一細碎事宜生巳一一有行不

曾同總官兵亦相加殊

及二一請教、謬妄施行、不知稍合機宜否、臺下弘材妙略、幸俯念同舟之誼、不吝見教、以啓顓愚、生謹當一一遵奉也、兵防之計、貴在神速、聞有行令司道郡邑將領、一面便宜、一面照例通詳兩院者、想臺下自能爲地方體諒也、蔣伯清台人、海上老將、舊日譚二華公曾薦其橫戈立馬、有萬夫不當之勇、此次建寧二都司缺、必其人矣、今以副將名目、令以叅遊都司體統總領南防、正爲相應、不知臺下以爲何如、

與巡海道副使張鳳來答柬　督發舟師

初二日辰時，得蔣伯清報，午時得王叅將報，二鼓得張遊擊自泉州發來報，俱言賊犯深澳之事，皆大略也，未得其細，據王將先日之報，尚言念五日賊出船至蓮澳，且云其勢稍向下，何爲至念六日，卽北向我境也，賊之敢於犯境，其謀必周，我兵猝然接之，恐未必全勝，向嘗料之如此，昨見王將之報，意亦似之，玆則兵法避鋭擊惰之策，不可不知也，不知彼二將者知此意否。今初三日午，得貴道念七日公文，尚未言及此事，想駐漳城，稍遠玄鍾，事尚未聞也，漳州所造

百子銃火箭鳥銃火藥鏢鎗火炮之類，不知果足用否，須多多辦料，多多召匠，日夜催造，仍多委能幹有司佐貳雜職等官管之，以濟急用。此事不可全靠府官。今該府掌印者，既非專比海防者，又非鄧比，惟貴道可以媲美於周，須不厭瑣細，一一親任其勞，此本（道者果能事必躬親，則督撫得以省力）（敝司）院任司道所身體而力行者，蓋必如此而後可以濟事。必如此而後可以盡人臣之職。必如此而後可以副士民之望也。將來督撫司馬出將入相基業在此，非敢謬也。廣賊窺伺已久，我閩所以畫界自守，不行

加兵止爲廣中自分彼此始而凌辱戚將周道於過
境追賊之日繼則裁革南澳叅將於未經會題之憾
終則兩廣吳軍門廣東李軍門又爲分界自保不許
越境以驚撫賊之咨是以致令閩中兩年坐費糧餉
悶悶株守其實本院與貴道及諸將士之心實不樂
於坐守之費也今彼賊既犯境方倡之氣勢難遽勝
勦逆之師義不中止今行監軍道催南日船星夜南
下計連日北風正發今到漳地矣小埕船一二日亦
即出洋又新調海口大盐船大民船三十隻并新募

三千亦行李總鎮初三日由鎮東督發山洋南下計月半前後亦可到漳矣但兵多船多費用必多取辦必廣該道共悉心預圖之此係大舉必期滅賊而後已者也今之局面與前不同幸勿惜小費勿拘文法一面施行一面詳報可也

上京中諸大老書　報捷

廣寇乘風突犯閩境前已具疏上聞此寇縱橫廣海已歷數年迺因彼地傷殘無可掠食故為越境之謀整船具器其鋒甚銳幸爾閩中水陸有備可恃無恐

故水中之戰。雖未能遽收全功，然攖其初至之鋒，死戰竟日。且沉燬其巨艦有六。乃此寇在海數年未見之事。是以持疑數日。竟爾宵遁。及復回廣之柘林。悉衆登陸。又值生預布官兵在彼設伏搦戰。三獲克捷（此時先伏兵于廣莞正欲斷其歸路耳）焚其入船。溺死千數。功雖纖小。然亦足以奪其鴟張之氣。而褫其久畝之魄矣。此皆仰賴皇威震布。廟議遐宣。是以文武將士。莫不用命。本當照例分別功罪具題。第寇雖出境。然首兇未除。餘黨尚在。且疆域毗連。未敢撤備。生見在瓊郡。尚有別剿。但恐廣海無禦

寇復揚帆遠去則機非在此是以姑俟勢定通查功
罪另行論敘先此具報以慰朝堂南顧之念

與閩中諸縉紳留餉書　　留餉

生因會寇突境移師清漳三戰之捷彼遂敗遁先以
疏聞討徹台聽矣第此賊狡猾伺吾撤備且將復至
是則防守之間齊餉調兵我處其勞而彼得其逸無
寧日矣故一得之慮以為必剪滅方獲靖謐是以簡
擇將領蒐其兵船以為追勦之計此誠不容已之圖
然庶幾一勞永逸暫費永寧亦昔人已行之成策也

惟糧餉一端、耗為吃緊、其舊有成額者、積逋難完、諒門下素悉、不敢贅矣、迺方在用兵、別圖處辦、而近使入省、將諸司錢糧、雖向所應留者、槩行點解、是在此此必京中督催撥餉之使遽入閩境欲括存留諸項而徐公爭之也以滅賊為計、方賴積貯以給兵。而在彼以使職為重務在多取以輸邊地方、非所論矣。第枵腹向敵。萬無斯理、而寇不盡滅。恐將來所需錢糧、有不止於今日者、亦可慮也、故不得已、爰與諸司裁酌、僅將折料四萬之數、權支三萬、以濟目前、但數係解額、既不敢不以上聞、又幸屬在綜理之下、實喜有所仰賴者、伏望

垂情覈悉，得與覆議，允從所請，俾得藉此以奬成功，不但其得効尺寸用逭罪戾，而閩廣兩地獲保敉寧，其感荷鴻庥，誠無量矣。且今兵已盡遣，僅期之三月，萬一事未即完，餉饋無繼，不惟失士心并棄前績，而意外脫巾之呼者，是又不可不深慮也。

與郭總兵書

會兵協剿

海上之事，閩中聚船製器，鳩兵儲餉，不遺餘力矣。日來連獲克捷，使數年點賊，淪沒殆盡，此雖閩人血戰之勞，然馭撫民之衆，張犄角之勢，使其仇賊不敢望

郭帥廣東總兵也兩省夾攻之時卒閩人獨有其功不無異同故勝捷之後與書勞之

洋西寇者全賴明公威稜遠震功出閫上萬萬矣欽感欽感日今殘寇之船數雖不多然窮獸赴鬬勢在拚命而閩中兵將遠經大陣傷損亦多生料其氣勢難再獨舉是以權令泊回閩澳俟鎮道再加整搠器具鼓舞人心日者雖賊船復上金門生亦令我兵謹日收保勿輕與戰惟欲養鋒蓄銳以俟廣省南顧之船畢集約會既定則貴鎮進其西李鎮進其東使彼殘醜腹背受敵首尾衝擊一鼓而擒之斯蕩平立見而明命可復矣此今日至當不易之策舍此非僥倖

以圖逭,則觀望以避責矣,不知高明以為何如,閩廣船十一月初九日已發東莞,今計已一月矣,雖風潮稍逆,然西南順風,時亦有之,料此時亦可到,幸惟協意悉力,共收偉績,切勿執前詞,致誤後功也,即今李鎮已移詔安,親督舟師,海道亦然,百凡機宜,就近計議,行之甚便,生無異同,亦無遙制也,

與巡海道副使張鳳來啓東　造船募兵

差使將行,適前差者蔣英自月港至,得貴道揭報,乃知彼中見在戰船之數,及委官造船募兵緣由,即雖

未集而此心稍慰矣大抵從古來無不滅之賊亦無不可爲之事勢至此則賊有可滅之機而事有可爲之端矣但要人人策其志而勿隳奮其氣而勿惰斯治船治器選將選兵種種有條何憂其不可集事哉今月港見在戰船三十八隻又王宗瀛新駕南來者九隻計四十七隻矣北之總鎮原議之數止少八隻耳前調鹽船有尚在月港者不拘幾隻切不可發回蓋前次調之甚難寧可再與之工食有損傷則爲之修理可也二十隻中要取八隻湊用不難矣平買鹽船

之議向未聞之竊料此策亦有阻牾蓋鹽法之事原不屬軍門恐人未必有共濟之意也為今之計惟陸則固守城池水則保全船隻陸則堅壁清野嚴禁接濟水則修船募兵選將治器陸則聚兵要害俟其來犯一舉而盡殲之勿使片甲得以歸舟勿聽各將敵退回船零斬數級之說水則哨其登陸舟少可乘相機而縱焚之亦勿坐視其或往或來任其所便此數兵食與足然不言摠制而言說者皆今日目前可使出境之計諒貴道之所能自使其出境蓋曾[illegible]本泉賊十一見制其死命也得毋侯僕之喋喋也至于催督巨艦添募水兵照總

鎮之原議，稍加刪量而行之，則僕固已節有通行，既嚴催矣。漳州所爲五艦并兵吏，望貴道加謹立催，吏比在上府者易濟用也。次則興泉先造四隻，近報工完已八九分，新造一隻，想亦易辦。興泉君素能精敏任事者，此亦可望濟用也。福寧州所造，昨已面祝分守君，亦云有工六七分矣。惟在省者五隻，本院及監軍兵備二道日夜立催，俱有可望。惟莆田仙遊福清三隻，恐尚遲耳。然亦催之甚嚴，若再少遲，當亦如建

參處之例

安知縣胡汝礪例行矣。廣中船兵，自南頭發來者八

十隻是實番原造福船。尚餘一十三隻。後又添造成七隻。計二十隻。共六十隻。則王監生所募。烏尾橫江等船。大小不等。即東莞番禺等縣官所插調。亦非王生所自出也。前總鎮部下人所言未真也。所幸俞虛江已到。所造亦將有次第。募兵之事。渠自認甚力。云必得堪用者。且看其人意氣亦可共事。前日禁止募兵之說。今當勿拘舊議矣。前此幹會勦之事。往往各省自幹。今彼省來閩造船矣。來閩募兵矣。又遣將遣官齎貲入閩治船治器。刻期舉事。未有如此之便者

矣。此而若不准其募兵，則其所造之船爲無用。船既無用，則會剿之舉，其何以行之哉。是以今亦允其募兵，庶可濟會剿之圖也。查該省原造八十隻之數，今亦有三四十隻將完，餘方有四五分工，其將完者，俟募兵一完，即可用以擊賊矣。但不知賊勢果否强弱如何。如其易滅，則趂其先完之數，速令募兵，吾閩亦速速收拾船兵，與之會同舉行。如其賊勢尚悍，則須遲以俟之，待其八十隻俱完，則閩中巨艦快船，色色俱完，併力大舉，則滅賊之効，如探囊矣。事勢或難或

易應緩應急，須再從實咨報。但修船募兵，委將選兵，則須急急圖之，不可時刻怠也。

與兩廣總督廣東軍門書　會勦

節有啓事，計徹鈞覽矣。閩中水陸大兵，日前越境追勦，本非完策，但其以數年蓄養之銳，攖狂寇來犯之鋒，義不容緩，勢不能待，是以乘銳獨進，幸爾連獲克捷，皆仗德威照臨所致，聊以慰門下注念赤子之夙衷耳。今窮寇拚死求生，勢雖尚勁，然所餘賊舟大者僅十四五隻，餘皆無足畏者。一鼓蕩平，正今日之機

會也但閩中兵將轉戰疲勞未可驟進日夜整搠以圖再舉今亦稍有次第又幸臺下遣俞將已臨三山治舟選徒亦頗議有端緒計兩省集事之期真若有符合者此又一大機會也因思前此別省言會勦者或限於地里之相懸或格於意見之未孚或阻於文移之往返今幸公義氣孚合不落俗見選將委官遣涉事事則兩地之事如出一家可以言真會勦矣凡可致力者生何敢復以人已分哉

觀此則張元洲之為人肯擔任與力者宜其為江陵相公所愛重也

與京中諸公書

勦賊

廣寇曾一本以二百餘艘橫行廣海五六年矣先是其船有增無減其衆有聚無散去冬一來犯閩隨即遁去閩中會議遣將追勦乃以叅將張元勳提大兵扼之於陸節有擒斬固不待言至於水將蔣伯清亦僅以大小官民船二百艘當之三戰而焚覆賊船百餘斬溺賊衆萬數此皆閩兵閩財獨力任之並未嘗假片帆粒粟於人也不知其事為難乎易乎抑不知為功乎罪乎想朝堂懸照當自有定論矣今曾一本止遺大烏尾十三艘中烏尾六艘其餘三十餘艘則

皆小白艚陽江船矣衆目共睹歷歷可數衆口一詞非有隱也今閩中已照李總兵建議造冊封琉球過洋極大巨艦皆可以一當十者二十四隻併集有大福船共八十隻及龍艚快船五十隻矣廣東又遣總兵俞大猷同知林烁亦在福省城外洪塘地方造有大船八十隻計在一月之內可以同時完工舉事矣是總兩省大舟二百以上也始也寇以舟多黨衆而來閩之兵力僅足以相當而斬溺摧殘已去十分之七今也寇以船少黨孤而遁閩廣之兵力又數倍之

若再謂賊不可滅天下恐亦無是事也但閩中財力已匱海上春汛在即多方預備不遺餘力而此次大舉又從來所無者官民告疲似不免元氣少損耳此則僕日夜之所憂念而不能已者也

處置降寇

與李總兵客柬

陳怨乃曾一本之黨第三渠主也招降後爲處置之宜與兵總鎮書

兩得翰教備知陳怨一事我公可謂良工苦心矣即此一舉不遺一簇而假手戕其渠黨不血一刃而運籌閒其附從法云亂而取之怒而撓之親而離之又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茲蓋兼而有之矣此非明公

開誠布公。集思廣益。知人善任。孰能致之。雖云機露稍旱。執縛有待。即此一番。自相屠戮。人心解體矣。如陳恕若懷必報之忿。冀不次之寵。又豈有不爲我效力者哉。求教欲厚待而重用之。當矣當矣。外薄賞聊以致初來慰勞之意。不知尊裁以爲何如。倘以爲尚當增益。亦不妨再示秘指也。恕若果能俘獻會爺。如例厲賞之外。生尚檄有司爲之治第求田。娶妻竪坊以榮之。綠毫不爽約也。

與李總兵書　防寇机宜

大田接翰教、知會賊船已北上、此賊明知閩造巨艦廣造福船、俱泊月港海滄、乃敢於乘風北上、此必有所恃而然也。聞其招倭以為黨。用被擄浙人。以白巾裹首欲雜我兵。又備火船十隻。其計可謂密。而其氣可謂銳矣、竊詳彼之意一則以閩之巨艦新集。廣之新船稍傷。兵法所謂亂而撓之。此彼之策也。兩省事體。既為彼所偵知。若彼明恃强來。而我以初備之師當彼方銳之氣。是墮其計矣。法曰實而備之。强而避之。又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雖常談。實萬古用兵

之要訣然但可與強將論不可與怯人言也與怯人言是教之以愈怯矣惟明公斟酌而緩急之連日北風甚順查沿海各衛所報帖平海永寧共報有巨艦五六隻南下矣羅繼祖所督七隻已到羅岐風順料可過芟若再得順風數日到月港亦在望日後耳大抵不過十日之內各巨艦俱可齊生亦兼程來矣數日後亦可抵漳料神謨妙算自能相機以收萬全取勝一鼓滅賊之功諸偏裨中或有怯敵輕敵之態者計大將軍必有出羣之見以定羣疑生不敢有所意

必亦不敢妄爲遥制也俞虚江船兵已約至南岸否其兵缺糧昨已借之三千五百金矣倘能同心共濟即有詘乏生當再爲借處以圖濟事也如何如何一向人疑此酋南遁今不惟不南而且北焉情尤可疑可訝議者或謂其殘忍好殺同夥之人多係漳潮皆欲叛去而不敢故誘之一戰以散或又謂此酋自欲脫身故愚其衆驅以啖人而自脫又或謂其不南而北是有奔入倭國自行勾引之意此三說者皆屬影響大抵今日之計只當以其恃强而來視之然後人

心敬慎齊一。陸則飭有司堅壁淸野，保障城池，遇有登犯，督官兵隨其向往截殺，水則兵船器械，色色整點。進止號令，時時申嚴。彼或示弱以誘我，或出銳以撓我，皆當細察其意而勿爲所愚。至於遇夜之際，尤宜萬分戒備，以防其襲，或風有可乘，勢有可舉，人有可用，計有可施，亦在隨機便宜而行之。

與俞李二總兵書　　捕勦机宜

途中訪問人言，紛紛皆說曾賊逃遁外洋之意，十有八九，番閩兩省船兵既集，彼則暫避他地，俟其久而

撤備彼又復來此賊人之常套也今若縱之不擊而去將來不免人言若欲乘便擊之未知兩省兵將志力果足一戰滅之否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前東所謂風有可乘勢有可舉人有可用計有可施隨機便宜而圖之此明公今日之事也如何如何昨承教畫圖具悉神算第此賊甚狡入穴探驪彼必不蹈此險惟速加整搠相機捕勦毋容遠遁此所當圖者兵難遙度亦難遙制生固不敢執為當急亦不敢執為當緩惟在豪傑虛心而力任之可也至祝至祝又訪此

此必琢其來○花○也

賊北來圖遁之地有三一彭湖一小琉球一倭國彭湖死地水米艱繼此策之下者也爲官兵數月之憂小琉球可濟水米夷人不從彼惟自去自來此策之中者也爲兩省數年之憂若入倭國勾引則旣遁水米又得附從爲國家無窮之憂矣此杞人之過計也不知高明以　何如此三路者有要害可扼否在大將軍熟知海防留心康濟必能豫見而預待之矣

與紀功王又池書　會剡

寇舟駐泊古雷今半月矣欲登岸則畏陸兵欲水戰

則又不敢深入。俞李二將，整搠船兵，色色俱備，生的
於初三日由月港親臨目嶼，舟次會同犒賞，相機行
事，但二將俱在東北一面。若仗天幸，一鼓擒賊可矣
萬一小有遁脫，則西南一面，尚少截捕，業已移咨帶
柘林
川鏡湖二公，令之速催南頭烏尾等船，前來黃岡柘
是其巢穴先據此地使其不得反顧
林等處，以為犄角，及行監軍道備呈貴院知會矣，但
聞南頭之船數雖頗多，而兵夫器械俱不堪戰，此則
不但郭總戎及一二偏將不肯北來，即軍門恐亦未
必肯督之來也。事干會勦，兼歷明察，便間幸借重一

督促之、

與紀功王又池書　俞大猷

生親臨海澄、泛舟直抵舊浯嶼洋、已將兩省官兵不分彼此、一樣犒閱矣、檣櫓相望、瀰漫海宇、將士懽騰、情愈浹續、俞總戎再四稱說、渠事事海上、二十餘年、未見有如今日之大舉動、從征南北數省領兵不下數十萬、未見如今日之一體相待、人心欣悅思奮者也、其言雖似過揚、然自道府而下、諸官屬僕從、聞其言者、皆以爲非誇也、敢緒道之、以慰注念、蓋知閩中

有備久住古雷不敢北上已成坐困之勢生惟慮西南無兵勢必回廣屢咨往催向未見報近始得監軍江副使關會海道文云南頭兵船於三月二十三日發行若果是實則今五十餘日矣風潮之便豈無一遇焉有至今不到之理大抵非真文也今犒賞甫完此則廣無後拒之師以致賊歸故巢也舟師方集賊果復遁回廣師和有功雖知蕩平之可決而勤兵遠討未免勢力之稍難使當時南頭兵船依期早到即不敢煩其與戰但令泊於柘林黃芒之間以爲犄角俾俞李二將併力一進一鼓成功當在

朝夕矣地隔兩省首尾難應過此機會則當另作局面也生雖有長驅之志然限於分地移鎮之界止於詔安詔安而西則廣事矣

與俞李二總兵書 進勦宜速

天時人事至此極矣語曰時乎時乎不再來又曰天與不取返受其殃凡以言時之不可失也法曰兵貴速勝不貴久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又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凡以言機之不可後也以今之勢言之方寇負螳臂之怒而北來也我既堅壁

不戰彼又一無所掠氣洩而勢困矣今其回也雖稍有薪水之資然船甚損傷慮我之躡其後不敢燒洗則其技已短且又聞我船俱在修理則彼之備心未免少懈我若佯示以遲而暗傳約束或乘潮漸進或得風邀發一朝而趣之破之必矣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正今日之謂也此生料彼料已之偏見如此惟二公負當代之重名為一時之巨擘行且將提百萬兵以控強胡為 國家樹萬年不朽之績豈但鬪此疥癬之小奴而已哉羣言當采主意貴決淮蔡

之功惟斷乃成偏伊之說未可盡據也

與總督公書　　計處舟師

近得廣東軍門公文內准鈞咨有二省官兵雖稱督發出洋而約會夾剿之期未定各將浪言進戰恐非會勦之策備咨會議明白以憑親臨監督等語具見神謀妙算必欲慎重以圖萬全信非僥倖以求一逞者比也今在俞李二將則議欲得王詔之兵東來不但可以遏寇之西奔且可犄角牽制以分寇之心使不敢併力拚死與此中二兵角而二兵得以相機圖

之在廣中軍門則以王詔之兵原議防守南頭而俞將領銀造舟募兵就是廣兵即當與李兵共舉不必他諉以致師老財匱其意固各有所見然以鄙見折衷之軍門之議蓋睹影而未見其形也何者王詔之船雖多雖堅而器械不備卒不服習未可為恃軍門所以不肯輕發以貽他慮似矣此在俞李二將非不知之亦非知之而故欲强之以生事端也蓋方今夏至司令南風日多詔兵雖弱然居賊上風賊之不得近詔亦猶俞李二兵之不得近賊也況聞詔船高大

數倍於賊。且俱係鐵梨木成造於知縣楊守仁輩者。比之閩地杉松板料迥異矣。若缺器。則藉鈎臺大力一增製之。又或不能卒辦。則請搜括郡邑衛所見有者給之。若慮兵則藉鈎臺一簡閱。或以隨帶家丁親兵兼用之。如此則不出連旬。而詔之一軍。儼然足當一面矣。若不此之務。而徒令之遠處內港。是以有用之船。置之無用之地。不惟虛費錢糧。棄置可惜。而且使賊得專心東備。非會勦之完策也。至於俞李二軍。勢可使合而不可使分。亦自有說。葢李之船。竭全閩

之錢糧。餉全閩之財物。奔走全閩之有司吏卒工役而成。自巨艦而下。有福龍站哨槳東等項名色。計實在葢百二十隻也。其兵又係五寨貼駕中。選其尤者。及調募温台召募漳泉沿海下海慣戰之尤者。李總兵王叅將教練半年餘矣。論其勢。儘足以自成一軍。若俞之船。則原造大小八十隻。皆生所竭力與之鳩以廣帥而造舟于閩宜其堅固不及閩帥之舟矣匠辦料採桅而成者。出菱之後。偶值風變。今存者葢三分之二矣。其云百隻者。葢兼三板脚船之類而計之。是堪用與不堪用者。適相半也。此生親在浯嶼海

中。逐船犒閱一一數過者。且其器械雖比尋常舟中數倍。尚不及閩器之多。其兵雖係漳泉慣海之人。然糧餉不繼久矣。借米三千三百石。借銀三千五百兩。今又盡矣。而廣中置之度外。不為運給。若令析之不依李軍。則此輩解體。頃刻而散矣。又焉望其委身而殺賊哉。此則軍門之所未知。亦不敢奉告。惟恃鈞臺教愛之下。乃敢盡吐底裏。葢亦不能不厚望明公之調停而曲處之也。

與俞李二總兵書　追勦賊首

初五日暮得翰教、知老天有亡賊之機、二公又慨然有滅賊之志、甚喜甚慰、初六日辰時、哨探人回、乃言初四日之戰、闖兵既進止不齊、廣兵又觀望不進、以致入網之寇、復得脫網、以二公大將、爲朝廷重臣者臨之、人心尚復如此、敢望其他乎、曾有以舟中將士心志不齊爲慮者、預有揭告于生、亦即達之二公、今果然矣、奈何奈何、賊不滅、二公之擔不弛、賊首脫、二公之擔益重、今欲齊一人心、不論闖廣、先取一二退縮者、於陣前以軍法處之、使人人知進可保生、退難

免死。然後兵心可一。兵氣可得而振。賊可得而滅也。又聞賊之善衝鋒者亦不甚多。今當選我舟能戰者併與之角。一面另選一枝輕徤者。專探曾一本所在而直擣之。得此渠魁。則賊心自寒。不戰而屈。卽成死解之勢矣。語曰射人須射馬。擒賊先擒王。此之謂也二公其悉心圖之。此番舉動關係甚大。不但當事者之寵辱。卽地方之安危國家之紀綱。於此觀焉。此惟二公可與言之。恐非偏裨諸將所能及見也。勉之勉之。覬望覬望。適已遣官齎旗牌督陣矣

卷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唐昌世興公
　　　　　　　　　郁墨黃　坦參閱

塗中丞軍務集錄

塗澤民

咨文

咨兩廣廣東二軍門　賊降閩廣互興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招撫事據監軍道呈准南路參將王如龍手本前事備呈到院據此案照本年三

月二十五日，准廣東總兵湯手本，內開曾一本懼罪，遣頭目劉德告招本鎮差人押赴總督兩廣軍門吳、巡撫廣東都御史李，詳審均蒙給賞，俱行本鎮會同分守嶺東道陳參議、分巡惠州道張副使、海防道莫副使撫處。本年二月二十六日，曾一本率衆面縛詣軍前請降，當給銀牌花紅牛酒犒賞，責令釋放被虜，開報徒黨，分別充兵寧家外。緣照廣閩地方，唇齒相關，今曾一本船黨，悉已歸降，但慮閩中水哨，未及詳知，遽率兵船越潮哨捕，未免驚疑新撫者反側之心，

（投款于廣而垂涎于閩，故兩省總鎮所報不同）

（互異。曾一本劇賊也）

合用手本頒行各將領知會等因已經通行漳州道府及南路水陸將領各知會去後今據前因爲照閩省原設水寨兵船以備倭夷海賊之患係　祖宗以來二百餘年舊制曾一本爲海中巨寇豈不知此明係陰懷異志假爲說辭不然旣稱投降何又搶虜漁船勒要居民報水其順逆之情居然可見彼中機宜固非本院所宜干預但漳潮境土相連賊情狡詐叵測在總兵湯則稱安插散遣在大城所則稱虜船搶虜事干地方關係匪細其在今日閩人固不敢越境

驚擾。然亦不敢因其借口而遂廢振戎之典。萬一有變。閩人固不敢越境勦賊。然亦不肯甘受侵犯而竟寢伐暴之師。所據該道呈請前因誠爲先事之見。若不預行申明。未免致有後言。爲此移咨貴部院煩請嚴行文武將官。從長計議。務在處置得宜。以服其心仍須宣諭明白以絕其奸。庶幾不墮賊計。不遺後患斯彼此地方之福也。

咨廣東軍門幷行鎮道　　會勦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據南路恭將張元勳

報稱曾賊夥中原敗遁烏尾䑸船一十七隻自艚船二十隻近又添虜漁船十五隻乘風復來窺我巖備卽於十二月十二日遁回廣東柘林南澳以南去訖等因據此看得殘寇以淮海沙收遁之後雖乘風突上然以閩中水陸戒嚴堅壁淸野禁絕接濟使之薪水不通糧食無資且間一登犯卽遭撲剿是以不能自存遂復遁去但訪得潮州黃芒井洲等處一帶居民平素喜亂近受本賊雇募拒敵官兵及代買火藥糧食接濟皆無所忌雖地方異屬彼中自有制度非

本院所宜干及。但今日之事。係奉　明旨夾勦兩省利害相關。若隱然不言。切恐彼地愚民。嗜小利而忘大害。借寇兵而資盜糧。致使殘灰復燃。勢酸難滅。則貽害兩省。終無了日。相應協謀共濟。以絕禍根。為此備咨廣東軍門熊。煩請轉行海防巡海等道。嚴督軍衛有司。并水陸官兵。諭令惠潮一帶黃岡等處沿海居民。收斂米穀牲畜。禁絕接濟糧食火器。俟兩省船完兵集。刻期夾勦。庶易撲滅。若有違犯得實。徑聽貴院及鎮道照依律例從重處治。懲一戒百。以警奸頑

咨總督軍門　分路會勦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探報海洋賊情事本年六月初三日准總兵官李錫手本五月二十九日奉總督軍門劉鈞牌前　合用手本煩請轉報督催施行准此爲照閩南地接廣東彼省海寇東擊西遁故每議夾勦然夾勦之事其勢實難約會之文往返不易船在海上往時鎮巡司道不得親行坐督惟憑將領較短競長致生嫌隙上年吳平之役可見是以前任兩廣軍門吳咨議寧照封疆爲守如賊在廣則廣自任

之。如賊遯閩。則閩自任之。以絕推諉之奸等因。在卷隆慶二年八月、廣賊曾一本突犯玄鍾、閩省大集水陸官兵並進、水兵徑至廣東馬耳等海洋。二次大戰。陸兵徑至馬耳澳沿岸分布防截廣東不發一船一兵策應合省士夫公論有在。今玆之役、既有貴部總之、又有紀功御史主之、與上年事體萬萬不同或廟堂有見于前欲懲于後也、閩省福盪龍艚八槳等船、俱自去年調征回、川卽泊于月港修理、并添辦器械挑選水兵、正月之間已報完矣、惟新造巨艦二十餘

隻工程浩大自去年九月興工至今年三月初旬方得盡完與總兵官俞大猷在洪塘打造福船會齊開駕此則俞大猷親見者原議閩船泊于南岸月港廣船泊于北岸海滄四月間到齊本院先自省城移鎮漳南至五月初三日親自泛海至浯嶼舟營初六日會同俞李二總鎮及巡海與泉等道將兩省戰船逐一閱驗兵夫器械各各點視不分主客官兵一樣賞犒督發二將初十日自浯嶼開駕十三日到銅山合䑸停泊與賊相離順風一日之程一則因無東北風

一則候催廣東叅將王詔等兵船未到、及查本院已於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初一初十日三次差人咨報貴部院及廣東軍門熊、并催廣東總兵官郭成、速催王詔兵船前來會勦、先准廣東軍門熊、咨稱王詔兵船一百七十五隻、已於三月二十三日督發、久候不到、行催、又准咨稱五月初五日、自海豐督發、計至賊所南風之便、三四日可到、延今仍無聲息、五月十八日、又准總兵官郭成手本、回稱王詔兵船泊在巽寮六次牌催稱無奉軍門明文、堅不肯發、本官剛愎、令

人憫惱等因在卷續准貴部院咨爲兩省合兵預申軍令以圖併力夾攻共收全捷事行准總兵官俞大猷議稱王詔船雖大然兵弱恐難爲戰宜以在閩兵船風便進勦王詔兵船據賊上風宜泊錢澳專遏賊之南遁已經咨報去後以遠近論之王詔兵船見泊巽寮順風必四日而至賊所在閩兵船見泊銅山順風止一日可至賊所孰遠孰近果係閩兵待廣抑係廣兵待閩耶謂福兵向無消息致令我兵費糧坐待之詞得無過實乎事未舉動而先爲不根之言以圖

解釋以起口舌之端如此、又安能使武弁之屬、和同協力、心服無詞乎、今既稱王詔兵船事事已備、人人待戰、直欲長驅攻勦、是可足當一面、如總兵官李錫所議、風色難以兩便、東西亦難齊進。惟以東北一路責之李錫俞大猷、以西南一路責之郭成王詔。各認信地。但順風便、如東北風起則李錫俞大猷兵船直逼賊船攻勦、若賊遁西南則郭成王詔兵船截擊、如西南風起則郭成王詔兵船直逼賊船攻勦、若賊遁東北則李錫俞大猷兵船截擊、如風順不進、即爲逗

遁如賊遁不截則為縱寇各依軍令萬一賊走徑出外洋則三枝兵必合綜窮追庶幾事有專責人難推諉似亦可從為此移咨貴院部煩請裁奪施行

文移

行監軍巡海道并蔣伯清　防禦南路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軍務事據巡海道揭稟差人探得廣東海賊曾一本䑸船北上已至河渡門聲言欲攻潮州林道乾等因到院據此看得河渡門切近玄鍾二賊（海賊多仇隙每欲自相吞併近日曾賺之于二海亦是也）共鬬勢不俱生誠恐奔突入境又慮假道

為謀在我之防不恃其不來惟恃其有以待之近據監軍道會同總鎮議詳委把總蔣伯清充副將統督五寨兵船專重南防已經批允今據所報聲勢近鄰合行調度加謹截禦為此案仰本道即便轉行把總蔣伯清充為副將領捧旗牌統督五寨兵船速赴南路防禦各寨把總俱以屬官體統聽其節制以趙記王應龍兵船七哨為前鋒顧喬陳孔成兵船四哨為左翼周祥朱璣兵船四哨為右翼許成丘天衢兵船四哨為後翼平時合綜操練多差快船哨探遇警相

機截殺。或分或合。或奇或正。務要同心協力。異收全功。一船獲功。衆船同賞。一寨獲功。各寨同論。若臨敵逗遛。及故違號令者。協總而下。並聽副將徑於陣前照依軍法處治。把總絫呈軍門拏究。其烽火寨係全閩上游。小埕寨係省城門戶。難盡撤守。即將烽火寨船大小配搭。分爲兩䑸。一䑸專守烽火。一䑸專守小埕。行委把總葛浩。協總呼良朋。照依分定信地留守。仍行福州兵備分巡建寧二道。照依題准事理。添調極大兩漁船隻協守。每寨連官民船。務五十號。不許

延玩推調致誤軍機、二道俱限文到十日內、將選委賢能有司官職名、并調集過兵船數目、造冊呈報、毋得縱容委官下人、索騙生事、亦勿得以騷擾爲嫌、有誤地方、再照軍前功罪、并隨軍處給糧餉接發軍火器械、一應軍需事宜、查得舊例、俱係駐劄該道監督綜理。今既遣將出兵、相應照例分行巡海道親臨銅山玄鍾。興泉道親臨浯嶼。凡兵船在漳州地方、聽巡海道監督。在泉州地方。聽興泉道監督。如或事體重大。二道仍照上年事例。會集一處調督。仍一面星夜

先照節行牌案內開題准事理將沿海港澳商漁大船編集成甲合用兵稍即用本船原駕人役籍記停當候蔣伯清親臨調度分派聽用勿再以妨誤生理爲詞致誤大計

行監軍道　水防火器募兵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海寇震鄰閩疆之險審勢重防以保全勝事准總兵官李手本前事煩爲酌議裁奪施行等因准此案照先據巡海道揭報廣賊聲息本院已行監軍道會同該鎮議委蔣伯清充爲副將

統督浯銅南埕四寨兵船一百五十號分布防禦去役今准前因合行會議爲此除發煩銃百子銃火箭三項另行造給外案仰本道會同布按都三司將總鎮開來條款細加酌議福船是否能制烏船應否再造巨艦八槳是否可禦叭喇湖應否再造快船各船兵夫是否足用應否加添名數土人軍兵是否無勇應否增募浙人錢糧作何派處職任作何責成務在審勢度力求當其可苟有利於地方亦毋吝于重費酌議妥當具由詳奪如或不便施行亦即聲說呈報

毋得遲誤

計開

一番賊向而重水防倭之寇計專伺隙剽陸故其爲水戰之備甚踈比及岸遂捨舟不顧我兵不能擺海而守彼衆因得乘隙而登備之之法先于迎擊水上而主于愼重陸防陸之兵常十七而水兵常十五海寇則聚奸宿逋成利于水子女玉帛盡繫于舟行以舟爲輿馬止以舟爲室廬流寓以舟爲丘邑死生以舟爲命系其爲慮也周而其爲具也備故水攻迺其

恣肆之計而陸劫則乘水戰之餘備之之法、要以水兵爲重、而陸兵次之。水兵倍陸之一。陸兵減水之半。亦不失衆寡之利、防南陸兵、漳州原布四營、今復益發二營、合六營之兵、員役幾四千名、而海防之兵、又溢額外、若此六營之兵、議作常額、防南勢專力完、無容議益、但水兵合銅浯二寨、共四千餘人、而分撤浯嶼、則銅山之兵、合員役僅二千五百餘人、雖盡力以守玄鍾、較賊衆强猶去倍蓰、今欲盛置舟師、則出費不貲。事亦難合。若議小小增益。則威武不固。單弱仍

前。若云寇入會諸寨兵。是求人于越。以救溺子之說也。爲今之計。玄鍾一路。合宜酌量衆寡。要使自成一軍。獨當一面。縱賊千艘。就能決戰。不藉他援。方爲確。固然其事在巨艦極驕犁之威。輕舸極堅狠之勢。火器盡熸擊之利。舟衆盡鶩戰之能。而後能辦此也。計賊之戰。乘風駕艦。猛極于烏船。風息馳舸。猛極于叭喇湖。烏船高大堅固。邊施橫梁。旋遍福船。動爲所碎擊。此之法。量度彼制。更爲高大堅固巨艦。以制之前後左右。施枝柱撞梁。邊列拍竿。船高大則能俯瞰而

騎犁船堅固則過挨磕而不壞旁有枝柱撞深則旋轉可碎彼舟而賊舟不得近邊施拍竿則一經敵舟轉機放發足以粉敵舟而糜敵骨賊之鳥船不足慮也叭喇湖多槳多銃急棹輪放我以入槳當之猛疾懸絕擊此之法為快舟以制之列槳十二儹激其後上施生雜木尖木驪以捍銃石穴其旁以容槳又穴其旁以容火龍以容佛郎機百子銃鳥銃諸器自非狂風怒濤輒可盡人力以施猛毒自衛攻人而無遺策如此賊之叭喇湖不能措手就鳥船自艚亦可突

而潛擊之矣。而又雜以今之八槳。裝載發熕。合綜應援。至于膠淺。則以撥船發放火箭鳥銃。而又有福船哨船。仍彼舊利。有風無風。潮長潮落。水戰之利。殆盡無遺。如此則敵攻無堅。自守則固矣。布置之法。分爲三哨。每哨巨艦五隻。每容一百二十人。福船十隻。每容七十五人。哨船十隻。每容四十八人。快船十隻。每容三十五人。八槳十隻。每容十五人。每哨二千三百三十人。而雜流役居外。計三哨合用六千九百九十人。而雜流役居外。仍行咨議。許其擇利乘便隨泊于

玄鍾南澳之間如此則賊孽聞之必且奪魄而不敢北向不惜一時之費則全閩可安枕而無患矣且海寇之熾廟議豈能姑置之度外久容之海中若此二賊就殄則廣中之禍以次就息而閩亦得以撤備前項戰船得以分布諸寨爲禦倭之備是巨費出于一時而遺利尚足以省歲費非糜財以病民也再照本鎮爲軍務事移議量益水兵非不知省兵節餉爲國至計但照福船先已起蓬獨用起椗合用四十人蓬椗齊起合用六十人一船之中六十五人除捕舵繚

椗斗之外，執篷椗之役，再無餘力，至于八槳，掌篷一人，掌舵一人，播櫓六人，僅餘五人，以充戰卒，殊乖武猛，須為併加酌議，庶人船兩稱，猛力可得矣，

一，盡火利以佐水攻，水戰之法，利于制遠，制遠之具，利于猛毒，若為火攻之具，而不能摧堅毀巨，是與無具同也，戚將軍云，水戰之法，專恃火器為勝負，以短兵不相及也，今之火器，若發熕、佛郎機、鳥銃諸類，咸與賊相角，是無以相制也，而賊之繕器練技，視我過之，至于發熕，則又以載放無法，置之不用，噴筒之制，器疏烈短，火箭之制，器小力微，今宜為鐵火龍以備衝毀，

爲飛龍箭以備放㷊爲百子銃以備潰遠擊衆以八槳載放發熕鋪泥于底實糠泥上以長木冒船艙爲筏施于糠上前後卽置欄格護以牢索筏上置堅木熕床要之床與筏固筏與船固編合快船聯艅援禦至于佛郎鳥銃火桶之類與槍標諸器悉令仍舊如此則制遠之器似爲猛毒矣但其間用費不無浩繁然欲盡火攻之利佐水攻之强其勢則又有不得已也

一募客兵以泰駕戰闘之舟師以土人夾軍兵土人

能戰。僅止隊餘。軍兵新僉。未嘗一試。此其可慮者也。然猶有隱憂者。寅之賊。半多閩人。曾一本之徒。其先則假撫名。充官募。以招閩兵。卒挾爲賊。若目前應募赴廣之閩人。率多降附。至于林賊則梅嶺詔安之間。與同爲脅者。比比而是。若獨恃閩師以擊賊。恐不能作憤而致死也。如議增置舟師。請於溫台之間。募慣戰水兵三千名以來。以軍兵土兵客兵參錯協用。俾軍兵得以作其氣。而土兵必齊鼓其力。亦制馭之一機也。

行監軍巡海二道　調撥兵船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緊急軍務事、案照先據各衙門報稱廣東海賊近境、本院已行巡海道編集商民大船。分布要害協守去後。今照所調民船、須用頭目統領、并給糧給器修船賞犒等項、若不預定等則待其議呈。往返未免躭延。爲此牌仰本道、即便轉行巡海道作急調取原給賞聽用南征哨官陳國濟等二十名到道、諭令每人選調堅固大様民船五隻。共足一百隻。限十日內齊集、每隻一等者。用舵兵四十名

塗公行兵

撫事亦巡

次等者用舵兵三十六名每船先給修整槓具銀四兩每哨官先給花紅銀一兩舵工給賞銀五錢兵夫各賞銀一錢仍將哨官舵兵各給月糧二個月哨官日銀七分舵工日銀四分兵夫日銀三分俱以出洋之日為始俱於漳州府餉銀內支給造冊呈詳註銷合用器械除槍標刀牌之類令各自備外每船官給佛郎機銃二門鳥銃十門粗火藥五十斤細火藥三十斤火繩二斤大小鉛子各十斤噴筒十個火炮五個火箭二十枝俱將省城見發去并漳州府庫見貯

數內取給聽該道關驗齊整督發前去聽參將王如龍副將蔣伯清分派各寨把總管束協同兵船防禦遇警併力截勦獲功破格重賞各哨官薦陞實授把總重用如或玩違軍令受直悞事亦照軍法究治不恕其開去哨官名數內有事故出外者該道便宜徑令見在者各舉所知補用如或文到之先該道已有編定哨官拕兵果堪為用則牌內各役即不必再拘以致紛更不定但將給賞給器給糧事規照牌施行事貴神速切勿延滯取開駕日期馬上呈報

此一段更得通變之宜

行監軍道　選調哨船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急報海洋賊船事據南防水路副將蔣伯清飛報八月二十六日瞭見賊船大小二百餘隻自廣洋駕來深澳隨督官民兵船迎截等因到院據此案照先據各衙門報稱廣海曾三老賊船北上緣由已經添調兵船前去玄鍾防禦去後今據前因爲照日前賊在隣省止議預防今既侵境卽當大舉勦滅勢不容緩隨准總兵李面會議稱欲督兵船親征除原調各寨兵船各澳民船外合用本鎮

中軍船一枝應調大鹽商船民船各一十五隻精兵三千名及稱本鎮先任淮揚副總兵日但遇海上有警節准巡撫都御史王馬巡鹽察院朱蘇俱調該地鹽船勦賊節有成效等因准此卷查先該本院會同巡按察院題准沿海商漁船隻俱聽調用鹽船即係商船　數但閩地奸民每每倚藉官勢假以囬課爲詞抗拒不思調船殺賊爲保民至計且給有工食並無虧損較之彼賊掠去得失何如況福清一縣鹽船不下千百餘隻遇警暫調不過十數隻且經兩院題

奉欽依。豈容阻撓。目今賊勢重大。地方安危所關。相應速照　明旨調用。爲此案仰本道。卽便行委福州府通判周召。領齎該府餉銀五千兩。同坐營都司金科。卽日離任前去。會同福淸縣掌印官。選調新造堅固大盜船一十五隻。民船一十五隻。調募素有身家堪用捕盜三十名。每名照例給與工食四十五兩。鎗刀等器。責令各自借辦。火藥大銃。官爲處給。聽總鎭門。卽日起程前去。分委官員。親督南征。若勢豪阻撓軍機。卽指名呈來。以憑拏究。承委各官。務以地方

爲重。加意選調。不許縱容下人賣放作弊。致招物議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唐昌世興公　選輯
　　　　　　　　　　　　　　　　卽墨黃　坦叅閱

塗中丞軍務集錄

文移

塗澤民

行鎮道及通判周召　選編兵船方略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軍務事。據通判周召呈稱新調福清盐船，立哨官哨隊長等項名色，支糧緣由到

院據此看得所謂盔船係權宜濟急之計一鼓成功即發回生理新立哨官頭目俱白衣光棍豈能節制（非但不能節制亦恐多方需索大為民害）况政出多門事必掣肘止宜選委素慣海戰有名職官統督庶法令齊一可必成功及照各船專為衝壓之用非高大恐難制敵各兵亦為格鬪之用必知藝乃能決勝先准總鎮面識自認一一選編停當親自督駕南征續後本鎮以南報稍急仗義前驅未及竣事遂致各官意見雜出茫無定執若不定為規畫不惟虛費錢糧抑恐有誤大計合行再加慎選以圖萬

全為此牌仰本官即會遊擊金科提舉胡濟甚照依後開方略選編督發務在愼重勿事周章倘苟且差悞則軍機重罪各官無所諉矣

計開

一見調船兵定以遊擊金科為主將統督通判周召為監督務要會同逐一親選親編日後倘有不堪俱各官之責

一選船原議三十隻以極大為主募兵原議三千名以派船為主今以兵分于小船非本意也以五寨官

船之法例之每八隻為一哨今商民之船亦應照例揮調極大船可裝百人或八十人者多則三十二隻為四哨少則二十七隻或二十四隻為三哨亦可大較船不論其商民亦不拘於三十之數以成哨而止兵不拘於三千或二千一二百或二千四五百以派船數足而止惟船要極高大兵要能水戰則可恃矣一見調船須大小相配定為前左右三哨領船官以指揮秦經國趙國柱鄧一桂充為把總俱聽金科節制周召監督秦經國領前哨趙國柱領左哨鄧一桂

領右哨給去印劄三張（全公用人有欄紙如此）各官查驗明實註委。不必另設哨官三人中有不在者以千戶任光代之

一捕盜要慎選有身家族屬素能服衆之人。令其管束船兵。功成各授冠帶哨官不必用。哨長隊長亦不許容留無身家棍徒管充誤事。

一選兵須派定某船用若干人。就着本哨把總。本船捕盜。公同面選。內舵工幾人。繚椗手幾人。招斗手幾人。發熕銃手幾人。佛郎機手幾人。鳥銃手幾人。火箭火炮噴筒各幾人牌鏢手幾人。弓箭手幾人。長鎗手

幾人。各樣技藝。照船酌定。總計合用各若干名。一一召足。仍須各官會同名名面試所報技藝。果可尅敵制勝者。方許收用。收完。然後照船分發。聽三總申明號令。教習數月。然後啓行。若僅取備數。卒然而收。卒然而行。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則臨敵畏怯。號令不行。器械火藥。雖多將安用哉。

一舵工衆兵司命。或用原船之人。或再加募一二名。或捕盜兵夫素知老練者。隨便取用。每船至三名亦聽。

一兵夫隨各自相識認。或捕盜素所親信之人。聽其自擇同駕一船使之氣意相投緩急同心協力不必拘制。止要量船大小用人。

一船稅照原批先給一個月、兵糧照原粢先給一十五日、至漳州計日再給、必不缺少諭各捕兵知悉、

一兵齊祭海犒賞把總三員各銀花一對、共重二兩、紅段二疋、折銀三兩、共五兩、捕盜各花紅銀一兩、舵工各花紅銀五錢、繚椗招斗各賞銀二錢、各兵賞銀一錢、俱支餉銀、

一調完開報、某哨若干船、某船梁頭若干闊、身若干長、捕盜某人、兵夫若干、內舵工繚椗招斗某人某人、用某項器械、某人某人、分別明白、冊報查考

行各道并各州縣　分督造船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據監軍道呈奉軍門令牌、准總兵官李議造巨艦擊賊、備行本道、會同布按都三司、議得海寇警急、事出不時、總鎮所議巨艦體式殊常、若拘常調在省起造、非惟板料大桅。一時難辦。抑且匠作官役。一處難齊。相應查照嘉靖三十

七年并浙直見行事例、分派各州縣丁糧多者。責造一隻。其離海濱遠者。則坐依山沿海小縣幇之一應用度俱支餉銀。或令大戸或委在官員役篤造。俱責成各掌印官親督、限一月齊完聽用、地方關係重大、各官止須一月之勞。地方可享無窮之福。等因到院、詳批據議動支餉銀。分委成造。則事易集而民不擾。且有原行成規。深得濟急之術也。即如議一面上緊估計、一面督行各縣掌印官暫停縣事、躬親督理、或就該縣水次、或帶匠料赴省、各隨所便、務在文到五

日之内興工、一月之内完報、軍情緊急不比泛常先完而堅固者功論第一。次完而堅固者次之。若愆期苟且。依法治罪。事完會集方便處所、聽本院督同司道閱驗、分別定奪、

行廣東撫鎮　勦撫冐林机宜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軍務事、案照近據福建按察司巡海道、報稱廣東海賊曾一本、大小船二百餘隻、八月二十六日、乘風突來玄鍾、副將蔣伯清、督駕兵船截殺、衝沉并焚燒賊船六隻、殺死賊衆一千餘徒

等因本院一面添調水陸官兵夾攻一面具本題請行廣東軍門督發官兵堵截外續據南路將領報稱賊知兵集即於九月初六日退回廣東柘林澳拋泊又據軍門標下遊擊將軍張元勳報稱本月初十一日曾賊在廣東貴岡登岸本職督兵追殺焚燒大烏尾船五隻白艚船三隻見斬賊級并生擒連船燒死共計一千餘徒餘船退回潮州馬耳澳拋泊等因據此為照閩廣地方相連海賊出此入彼嘉靖四十五年八月曾一本突犯玄鍾本省方集兵船攻勦彼

即遣回潮州、本院咨會兩廣軍門吳發兵協勦、隨准回稱寧照封疆爲守、賊在廣則廣自任之。過閩然後閩任之等因。又准廣東總兵官湯克寬手本開稱會一本面縛軍前請降、散黨安揷、但慮閩中兵船越潮哨捕、驚疑反側之心、以壞招撫成功、煩行各將領知會等因、本院以此爲信。諭令官兵各照封疆自守。是以賊雖迫近鄰境。亦不敢輕發一兵越境行事。以伐其陵漸之謀。一則惟恐悖兩廣軍門畫疆之議。以取貪功之譏。一則惟恐壞湯總兵撫賊之策。以爲日後

此言深刺當時招撫之失

借口之資然當時已逆知曾賊狡詐決無可撫之理亦曾備由咨行彼省前任軍門內言賊若在廣閩人固不敢越境驚擾萬一侵閩則閩中必務窮追勦賊決不肯因有前議而竟緩伐暴之師文案具在見有可查今閩中篤守畫疆之說兩年以來添船治器費逾十萬餘不能背初約以行助鄰之義又不能銷賊念以免侵突之虞若仍以疆界為辭則養寇殃民地方終無寧日也行師動衆勢難久稽聲罪致討義不容罷亦知貴院正有大舉之圖閩中亦有協勦之奏

然師老則財費，時逾則寇遠，是以二者俱不能待。除
令各船官兵多帶糧餉，尅期進追，務在滅賊後已外。
林賊與曾賊初不相能林賊在閩界無犯今閩中
但聞林道乾見據鮀浦，擁衆聚船，亦尚未散，而郭總
既破曾賊恐廣中並欲圖林賊遂別生事端故明
兵并海防道，又方有招安之議，正在成否之間，今閩
言不宜驚動林賊也
兵一動，必經鮀浦，萬一林道乾自生疑畏，稍有動搖，
又恐鎮道復如湯總兵越潮驚撫以壞成功之說，其
實道乾自聚黨下海，實未嘗驚動閩中一草一木，閩
中實不忍無故加之以兵，以阻其向善之念，且目見
在廣省求撫，由於真心，亦或有之，機宜所在，不得不

一先行知會爲此合行移咨廣東軍門熊煩請查照督行沿海官兵如遇曾賊敗遁務要協力截勦以絕兩省禍本仍行鎭道密察林道乾如果輸誠效順絕無一毫懷疑之心責令整備部下見有船隻聽鎭道衙門自擇一名位稍尊的當官督駕在前引導閩兵在後進勦如或林道乾尚有北周之意未肯爲公出力亦令安心靜守原據堡港任隨閩兵水陸往來不必輕易驚動閩人誓不肯爲乘釁以蹈不武之嫌若彼誠僞不分不相體諒妄自動搖則大兵所至決不

寬此一路

更爲處置得宜

客啇後悔無及。

行惠潮海防道　　越境追勦机宜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軍務事照得本院見發水陸

越境行師事宜當載之以備考

官兵追勦廣賊，百凡機宜須當議處周悉，除在境內

并水兵另行外，所據陸兵越境監督安插等項，合行

處置。為此案仰本道查照後開事宜，預先審處停當

候兵至施行，毋得先發漏泄不便。

一大兵征勦在閩，巡海道在廣，惠潮海防道各監督

一應機宜，俱與統兵衆將協謀計議，共成大功，毋相

阻撓。

一衆兵行糧已行巡海道齎帶隨營支給。但越境買米。須惠潮海防道。選委彼省能幹府縣官二員隨營。聽巡海道給銀委買。隨處給兵。以杜紛冗。

一衆兵越境。須惠潮海防道選委彼處巡捕官二員。至於十里外引領前行。曉諭地方居民毋得驚恐遇晚分派宿歇安插。仍於兵行住宿去處。諭令諸人迴避。不許突入營伍。以防奸細。

一衆兵越境。須用嚮導。惠潮海防道督令所在該縣

選撥伶俐諳曉路逕民快十名。送統領叅將引路。務要有身家之人取具保結在官。如或誤事。及透漏軍情。連該縣官吏一併處治。

一兵過去處。但有溪澗江水。惠潮海防道。督令所在官司。多調船隻。聽候渡兵。毋致稽誤。

一兩省官兵。互相策應。但鬬兵劄營。不許廣兵私到營內窺探亦不許劄營相近如有公文報事。止於營外報明。辨驗的確。方許與入。以防奸細。違者各照軍法。該道先行曉諭遵守。

一軍前有招降旗如臨陣之際不到旗下拒敵官兵皆賊也並聽斬級論功如有妄稱被虜毀謗妬功者拏究

行巡海道并張元勳將伯濤　防勦倭寇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本月初三日申時據叅將張元勳報稱殘賊結䑸見泊宮前澳與玄鍾所城止隔一山等因到院據此看得鷹隼之將擊也必歛其翼虎豹之將搏也必伏其威今此殘賊既不退遯又不衝突此其設謀蓄慮爲計必深蓋堅持有死

與倭寇相持難保其

全塗公頗亦深心

之心。冀僥萬一之倖。非欲得志於水則欲求逞於陸城池堡鎮。關係最重。戰哨船隻。需用正急。目今水兵屢捷驕惰。而副將蔣伯清亦有懈弛之心。陸兵每戰得勝。欺賊畏怯。亦恐因而疎怠。所當深戒。况梅嶺一帶。奸細尤多。或交通接濟。以洩軍情。或為賊張皇。驚動地方。凡此皆兵家之所當慮。合行戒諭。為此牌仰本道。即會總鎮衙門。并水陸將官。一面嚴督各縣衛所掌印巡捕等官。督率軍兵。固守城池。勿分晴雨晝夜。務要登埤守望。不可須臾懈弛。一面諭令鄉村居

民嚴禁接濟收斂米穀牲畜以絕賊資一面選倂大船精兵率制賊勢使不敢分艅遠掠仍須總鎮嚴督舟師將領加謹隄備防其乘風乘夜襲犯之患候兵將既集船器俱整即刻期進勦以收蕩平之功仍將陸兵分布要害伏截戒諭各將領時時警省如敵在前不可頃刻疎怠多方誘殺務期盡絕勿致日久滋蔓貽害地方其餘機宜難以遙度遙制俱聽便宜施行

行叅將張元勲　防勦殘寇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軍務事據守備朱珏差人報稱勦殘曾賊零船復集大小五十七隻乘風突來玄鍾銅山之間本備誘殺斬獲數多餘船尚在往來目今並無一船在廣等因據此看得殘賊勢窮死鬬水路倚船為靠陸路寸技無能若能計誘登岸伏而殺之必可盡數蕩滅為此牌仰本官即與巡海道計議查照本院節次牌劄將陸兵布劄沿海要害設伏仍設計誘賊登岸出奇勦殺并會水兵相機夾攻務使片甲不返早收全功以憑奏薦目今春汛倏臨毋得

久持觀望，以致滋蔓，或俟春汛，南路水陸，皆本恭之責任，不得推諉也。

行監軍巡海等道　造船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十二月十一日，准總兵李手本，開稱原議巨艦底板定厚官尺三寸，今龍溪縣所造，止厚二寸，無以敵賊之堅，欲令拆改，但工已垂成，似難輕廢，除行該縣加板一層，實以油灰，以爲夾底，（然加製雖厚亦欠堅固矣）誠恐各縣皆然，合請通行，如式，及查各寨戰船，多用竹篷，易爲火燃，且收放不便，今當以麻布爲

裏外編以篾摺疊成扇庶克有濟合用手本轉行各縣一體遵照等因准此牌仰監軍分巡巡海興泉分守建寧福寧道即便徑行督造巨艦縣分掌印官親自閱驗如見在打造者底板務要官尺三寸如已虛成底板不及官尺三寸者即加板一層實以油灰以爲夾底其船篷務照本鎮今議以麻布爲裏外編以篾摺疊成扇毋得仍用竹箬捲篷致不堪用僨事不便

行福州兵備等道

選募駕船兵夫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案准總兵官李手本議行各州縣掌印官督造巨艦一隻、聽調擊賊、查得分派腹裏縣分協造者工程俱有次第、合用領駕捕兵、隨據監軍道議呈隨縣隨船自募。誠爲便益。除批允外、但照選募必得沿海慣水之人督募須藉方面守巡之力。方可濟用、爲此牌仰福州兵備道、即將閩等十縣、共造巨艦七隻、并上杭縣巨艦一隻、照議每隻捕盜一名、柁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八船共該一千七百六十名、分守建寧道、即將福寧州并

福安寧德二縣共造巨艦三隻、照議每隻捕盜一名、柁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三船共該六百六十名、興泉道郎將晉江等七縣共造巨艦五隻、照議每隻捕盜一名、柁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五船共該一千一百名、分守福寧道郎將莆仙二縣、共造巨艦二隻、照議每隻捕盜一名、柁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二船共該四百四十名、巡視海道郎將龍溪等縣、共造巨艦四隻、照議每隻捕盜一名、柁工三名、兵夫人等二百二十名、四船共該八百八十

名、督行所屬沿海各縣掌印官、用心查訪素有勇力
〇明〇官〇兵〇不〇如〇海〇民〇此〇閩〇廣〇舟〇師〇之〇要策也故并載
身家服衆之人以禮召取立爲捕盜委領巨艦就令
該縣支發餉銀督令本捕領銀選募素所親信慣水
舵工二百二十人爲一船不拘縣分地方止要諳熟
水戰意氣相投者俱聽收用該道仍須嚮轅別務親
臨邊海縣分坐守督募不得轉委別官致生騷擾且
無實用募完閱驗明白照例犒賞給糧發船聽調應
支餱糧俱於該縣餉銀徑自支用事完類報註銷先
將募過捕兵姓名籍貫造冊報查大抵直藉該道十

日半月之勞可與八閩萬姓之安切勿謂本院以俗務相浼也如武應用知兵武官兼同編鬪聽該道自擇相應官員係方面則指名呈詳定奪係守備而下則徑自委用

行福州兵備道　選募鹽丁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照得南征船隻工完在卽而募兵一節本院已行各道督行各縣掌印官禮召有身家服衆之人立爲捕盜給銀領募其法已善但恐各縣官一時難以知人或致遲誤近會巡按

福建監察御史王、議稱海上擊賊往年浙直皆用鹽
徒成功閩中必有其人、隨該本院訪得福清長樂各
澳陳顒達等、俱有身家、忠勇服衆、素能號召鹽丁堪
以取用、爲此牌仰本道會同監軍道、卽行福清長樂
二縣掌印官、照牌事理動支餉銀、各辦花紅五副、每
副銀花二枝、共重一兩六錢、銀牌二面、共重二兩、紅
綠絹表裏一對、三項約用銀六兩之數、差委各該縣
典史、或巡檢河泊官員、齎至該道驗明、給與印信牌
面、照依開去姓名、分委各官前去聘取到道、面審後

給與銀兩。聽其自募素所親信丁夫、編成隊伍赴省該道會同知兵方面武職、閱驗犒賞給銀、候令發船調用。庶頭領得人、而兵衆易集、召募有法、而地方不擾。

行巡海道　　討處降人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軍務事、照得盜賊之惡、罪在不赦、中間甘心合夥者、因爲眞盜、至于被虜脅從、不得已而爲者。若能輸誠歸順、即皆吾民、必須加意安插。以廣來降之路、以散盜賊之黨、近准總兵官李手

本開送曾一本夥來降人吳甫榮到院轉發監軍道審稱投降情眞合發漳州府審解巡海道照依涂禮事例送總鎮標下報效等因已批依擬行去後今訪（賊黨投降此携散要挾也因當消息撫卹使我同類知慕則賊首不足搆矣）得該府未知本意收置于獄不無沮來降者之心合行查處爲此牌仰本道卽便弔取吳甫榮到道一面徑給與報效哨官名色信票仍給賞青絹玉色絹衣一套外官銀五兩聽其自辦衣糧以爲輸誠歸順之勸仍照涂禮事例送鎮軍門報效遣支哨官名糧俟有建功一體叙錄

造船

行監軍各道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據南平縣知縣陳嘉謨揭稱督造巨艦船身楨具俱完擇於本月十五日出港聽驗及查訪往年出使琉球大船打造鐵葉長短計一十三度共鐵條四十餘隻從艞通至兩艕包訖費既不多船更堅固等因據此看得鐵葉包船原行未及開具知縣陳嘉謨乃能留心經理擴充原議之所未及其任事誠篤幹濟精敏可知除類行敘薦外相應通行爲此牌仰監軍分巡福州興泉巡海分

守福寧建寧道，即便行令各造巨艦州縣掌印官，從自酌量，如果有舊式可行，即便各照南平縣議式打造鐵葉，從艙至艙包裹堅固，以便衝擊，如或以船身堅壯，事在可緩，不妨從實具報，師期在邇，切毋借口稽延，大抵此事，即開洋一二日內，亦可立辦者，便宜酌議行止可也。

行巡海等道　船艎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軍務事，照得各州縣製造巨艦，陸續告完，惟合用大桅，間有申請欲行幇換，本院

因未經見、難以主裁、節會各鎮道多方采訪、有稱往年封夷大船。用桅長至十七八丈者。大抵亦用幫揍今巨艦大桅。必須與船相稱、若拘執一根成材、恐難尋覓。致悞師期。為此牌仰巡海分巡福州興泉分守福寧武平建寧道、速查州縣巨艦大桅、除有合式堪用外、如或稍短尺寸者、作急調取沿海慣造大船老練匠頭。備細詢訪。若果經見可用幫揍、即聽如法整辦。務要多用鐵箍攢束。十分堅牢利便應用。如海風高大、不堪幫揍。必須多方尋取、毋得苟簡抵搪。致悞

大事。惟在該道酌而行之

行巡海監軍道并二總鎮　防賊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哨探鄰省賊情事。本月初四日酉時。據叅將張元勳飛報廣賊曾一本。招得倭船四隻合䑸。三月二十七日。盡數開上馬耳澳。切近玄詔。本處鄉村土堡。多不堅固。人復玩寇。不肯早避。乞行嚴督地方居民。堅壁清野。勿爲賊資。若土堡人民度能守得五七日者。則守以待兵應援。度不能守。則入城暫避等因。據此看得曾賊招倭北上。意在窺闖

目今南風開作，誠恐乘機衝突。必須十分謹備。爲此牌仰巡海監軍道速會總鎭衙門，嚴督水陸將領，日夜遠明哨探，用心防備，幷所屬軍衛有司，加謹城守禁絕接濟，仍諭鄉村居民收斂防避，其月港各色兵船，務要拋泊得所，可戰可守，倘遇警急，卽會廣東兵船犄角夾勦，掃蕩之功，在此一舉，不可踈怠，致誤大計

行巡海道幷裨將　禁止督船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爲軍務事，訪得上年南征兵船，

各文武官員輒差旗牌中軍武生舍人丁健等役坐駕各船名爲督陣報效所差人役不能體心挾勢需求冒奪功級甚至占據一船臨陣不進任情毀譽顚倒是非多用一人則多一人爭功多一船退縮甚爲大弊卽今會勦舟師已該本院會同鎭道議編每裨將管把總二員每把總管哨官四員每哨官管捕盜四名節節有制且總鎭統督親征兩院委官隨船紀察各兵之勇怯功罪銜錨莫遁與上年事體逈異恐各衙門仍襲舊套差人督船復蹈前弊合行禁止爲

此牌仰巡海道即行三營裨將轉行本部把總哨官
捕盜、體遵照但係原派本船哨隊兵夫丁役有名
在冊者聽其在船協力殺賊報功此外若有各衙門
差人名為督陣報效等項名色俱即發回不許一人
在船生事若總哨捕盜違令容留查出重究革役各
差人等縱有斬獲之功船冊無名亦不准錄

行巡海興泉二道　議定賞格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議定賞格以勵衆心事照得
廣賊曾一本出入閩廣奉　旨夾勦兩省兵船大集

浯嶼本院親臨舟營、會同兩省二總鎮、及巡海興泉各道將巨艦福龍等船逐一閱驗船隻堅大器械齊備官兵壯勇、隨照各道會議事理動支餉銀不分閩廣主客官兵一例賞犒以示大同合一之義將士踴躍爭先滅賊有期矣其分布之法、閩兵原派三大營廣兵原派二大營平時灣泊隨省隨營開篤日時輪先輪後在二鎮俱有刋刻軍令給示將士遵行臨敵之際或賊衆齊衝則兩兵齊進不分彼此或賊開兩翼分來或賊作兩番迭肆則兩省官兵分合奇正俱

所以使頑人協力也

聽二總鎮同心相機調度，不宜遙制。至於滅賊功次，兩省大將裨將，當一體同論。以上事體，俱無容再議外，但攻戰之力，多賴兵士總哨而下，人人希望陞賞，乃肯竭力用命。然船隻不無先後，人心不無勇怯，非惟今日兩省數百艘爲然，在昔一省一軍之勢，亦所不免。若不預爲差別，則勇者急於衝鋒，而不暇取級，怯者遷延隨後，而撈斬返多。不惟賞賚不明，無以使日後之心服，抑或激勸無別，返以啓目前之觀望。是一體之法，本欲求同，而其流之弊，適以致異也。事干

軍機，合行議定，以勵衆心，為此案仰巡海道，即便會同興泉道，再會二總鎮，細加酌議，兵船臨敵擒斬賊首，曾一本幷斬獲賊從級者，為上功；若止擒賊首，而斬獲賊從少者，作何等第；其或奮勇先登，衝鋒破敵而功級反少，或退縮居後，因人成事，而功級反多者，作何分別；又或一省之船，先將賊船勦滅，收獲全功，（兩省兩帥必致爭功，到船先後，議論頗滋紛紛，先定）而一省之船，在後未至，作何論敘；又或賊分兩𦨴，官兵分敵，各獲功級者，作何等分；務要開款會議停當，具由詳奪，刊示兩省各船官兵，庶衆心知所激勸，而

奮勇濟一蕩平可立見矣、

行巡海道　用毒成效

提督軍門都御史塗為盤獲賊犯事據參將張元勳
呈稱盤獲被虜逃回一名林文惠係詔安山南村人
並公令近賊民以接濟為名暗置毒于其中賊食
之所死以多實滿者
執稱賊被梅嶺五人將酒米塩魚激船送去賊船係
曾一本阿舅阿丈發與五船頭目領去分與各賊食
訖每船死有百十餘人即將梅嶺五人割肉殺死止
留一人未殺等情為照前項用毒係軍門密計令甲
職用之因梅嶺人傅茂英及田文景之子曾蒙總兵

李差往賊船招撫卑職咨令把總錢玏禮買米三十石酒二十罈鹽魚五百斤假托傅茂英順帶往船換買被虜小厮令用毒已有效驗傅茂英等緣此遇害可憫等因具呈到院據此案照先該本院刊刻咨示沿海良民但能於酒米魚肉中置毒毒死賊從一船者賞銀千兩今傅茂英等乃能仗義行計雖毒賊不多亦足致疑賊心以疎接濟且各被因此喪身誠可憐憫相應查恤爲此牌仰本道卽便查訪傅茂英等果否用計毒死賊徒是實各役是否因此被害若干

人仍酌議作何分別卹賞以示軍門大信以勵將來

向義之士